

马士曼《中国言法》(1814)拼音系统研究*

李焱 孟繁杰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华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是英国传教士马士曼1814年出版的一部汉语研究著作,文中所用汉字有拉丁化注音。与此前《葡汉辞典》《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天主教士创制的拼音方案带有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色彩不同,《中国言法》使用的拼音方案是以英语为基础构建的,这要早于后期成为主流的威妥玛方案。这套方案的语音基础是当时的标准音,但是受作者当时学习条件的限制,也体现出了一些粤语的特点。

[关键词] 中国言法; 拼音; 近代音; 马士曼

[中图分类号] H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9)03-0049-15

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是英国浸礼会的一名传教士,他1768年生于英国威尔特郡的韦斯特伯里,1794年经洗礼成为教徒,1799年受教会派遣赴东方传教,定居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后跟随乔安斯·拉萨(Joannes Lassar)学习汉语。马士曼1809年出版了英译本的《孔子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并于1822年完成第一部《圣经》的汉语全译本。马士曼虽然终身未进入中国,但由于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因此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专著《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把他排到了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第一位。马士曼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1809年出版的《汉语的汉字与语音专论》(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4年出版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都在汉语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士曼对《孔子著作》《汉语的汉字与语音专论》《中国言法》中使用的汉字进行了注音,其中《孔子著作》主要是按粤语注音,《汉语的汉字与语音专论》同时夹有粤语和官话的注音,《中国言法》是按官话注音。与以往西人对汉字的注音以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为基础不同,马士曼的拼写是以英语为基础的一个拼音系统,这个系统与马礼逊的拼音方案几乎同时,要早于同为以英语为基础的威妥玛-翟里斯方案,表现出马士曼的注音体系具有的独特历史价值。本文以《中国言法》中的汉字注音为研究材料对其拼音系统进行研究。为行文方便,以下用《言法》简称这部作品。

一 声母系统及特点

从音位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言法》的声母归为19个(包括零声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发掘与明清汉语研究”(12&ZD17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满汉合璧类白话文献的18-19世纪北京官话语法研究”(15BYY127)。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p]p 把伴被	[p']p'h 判贫朋 /ph 匹仆片	[m]m 马名陌	[f]f 房分妇 /fh 福赋	
[t]t 大代地	[t']t'h 天桃叹 /th 听退休	[n]n 年你内		[l]l 良列力
[ts]ts 自怎才	[ts']ts'h 草餐情 /tsh 存亲娶 /ts' 前千且		[s]s 四素叁	
[tʃ]ch 中竹治 /tch 知忠周	[tʃ']chh 串楚察 /ch'h 虫长鬣 /tchh 出逞证		[ʃ]sh 市手睡	
[k]k 工根加	[k']kh 快可求	[ŋ]ng 我外五	[x]h 化回下 /hh 黑何喜	
[∅] 易有无日				

说明：(1) 偶有晓匣母字读 f 的例子，如：乎 - 呼 -foo。(2) tch 所辖字大部分是如“知者”这样的知章母字，只有少量“出处齿”这样的昌母字。(3) 关于 y 和 w。虽然 y 可以做形式上的声母，例如：银 yin，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y 是作为介音出现的，例如：有 yeu、秀 syeu、若 yoh、学 hyoh，可见 y 并非 [j]，而是 [i]；与此类似，虽然 w 可以做形式上的声母，例如：五 -woo，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w 是作为介音出现的，例如：外 wai、淮 hwai、晚 wan、还 hwan，可见 w 并非 [v]，而是 [u]。

从《言法》使用符号与声母对应的整体情况看，做到了一个符号对应一个声母，但是一个声母也会出现用多个符号表示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送气符号使用不当造成的。在《言法》中，送气符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一个是 h。在早期的《葡汉辞典》方案中，罗明坚没有用符号区分送气声母和不送气声母，在其后的《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方案中，多用“'”作为送气符号。这个“'”符号存在着书写和印刷上的不便，所以在《言法》中改用了“'”和 h 来表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言法》中有两个送气符号，这会造成标记的冗余，在使用上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问题。其一在于“'”这个符号的位置较为混乱，特别是在声母由两个字母组成的时候，可以放在 2 个字母中间，如：最 t'sooi，也可以放在 2 个字母之后，如：且 ts'yea；其二在于 h 的滥用，不送气的声母 f、h 也有带有 h 的变体 fh、hh，如：福 fhooh、户 hhoo；其三在于某些送气声母丢失了送气符号，如：况 kwang、体 tee，而某些不送气声母添加了送气符号，如：总 ts'hoong、咱 ts'ha。

与西方早期的拼音方案相比，《言法》对声母的标记符号做了一些符合英语发音习惯的调整。杨福绵(1995)、罗常培(1930)、谭颖慧(2008)对《葡汉辞典》《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的音系做了整理，并对使用符号的语源做了研究。几套方案的主要差别列表如下^①：

音值	葡汉辞典	西字奇迹	西儒耳目资	中国言法
[k]	c(在 a、o、u 前)-意、ch(在 e、i 前)-意、q(在 u 前)-意	c(在 a、o、u 前)、k(在 i 前)、q(在 u 前)	k	k
[k']	c(在 a、o、u 前)-意、ch(在 e、i 前)-意、q(在 u 前)-意	c'(在 a、o、u 前)、k'(在 i 前)、q'(在 u 前)	k'	kh
[x]	h(在 a、o、e 前)、c(在 u 前)-意、g(在 u 前)、sch(在 i 前)-意	h	h	h、hh
[ts]	c-葡、ç-葡、cç-意、z-意	c(在 e、i 前)-葡、ç(在 a、o、u 前)-葡	ç-葡	ts
[ts']	c-葡、ç-葡、cç-意、z-意	c'(在 e、i 前)-葡、ç'(在 a、o、u 前)-葡	ç'-葡	ts'、ts'h、tsh、t's
[s]	s、ss 意	s	s	s
[tʃ]	c-意、cc(在 e、i 前)-意	ch-葡/西	ch-葡/西	ch、tch
[tʃ']	c-意、cc(在 e、i 前)-意	ch'-葡/西	ch'-葡/西	chh、tchh、ch'h
[ʃ]	sc(在 i 前)-意	x-葡	x-葡	sh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言法》对于声母系统的改造主要表现在：(1) 对各种条件变体进行了简化；(2) 去掉了 ç 这个英语中不使用的字母，改换为 ts；(3) 去掉了与英语发音习惯不符的 x 而换用了 sh，c 换用了 k。这些改造的大方向被后期的《语言自述集》等拼音方案所沿用，说明了改造的科学性。

《言法》的拼音系统不仅具有符号学的意义，结合具体汉字的归并情况，我们还可以了解两

百年前汉语语音的特点,兹分析如下:

1. 知照系的分合及音值

在《言法》中,知照系声母有 ch、chh (ch'h)和 tch、tchh 两套符号注音。这两套符号的区分,可以从《言法》相关部分找到端倪。《言法》在第 96 页把天主教士的拼音方案和《言法》的拼音方案做了对比,天主教士用 ch、ch'表示的声母,在《言法》中分成了 ch、chh 和 tch、tchh 两套;第 89 页对中古 36 字母的今音做的标注中,把知系字注音为:知 chee、彻 chhyeh、澄 ching,而照系字注音为:照 tchao、穿 tchhuen、状 tchang。可见,《言法》设计 ch、chh (ch'h)和 tch、tchh 两组声母的初衷是要把知照系分成两套声母。

从语音的发展与今天汉语方言的情况来看,知照系声母二分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知系字和照系字声母不同,中古 36 字母中知照系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今天福建、广东、海南的闽语区也表现为这种类型(桑宇红 2008);其二是照系字根据二等和三等韵的不同分为庄、章两组,而知系二等字归庄,三等字归章。《中原音韵》就是属于这种类型(陆志韦 1946、王力 1956),在湘语、客家话、赣语、胶辽官话中也保留有这种形式(刘俊一 1980、陈昌仪 1991、蒋希文 1992、邓晓华 1994、孙宜志 2002、谢留文 2003)。

为了进一步考察《言法》中知照系的分合情况,我们对《言法》中知照系字使用注音符号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如下表:

	知系		照系	
	知二	知三	庄二	章三
ch、chh (ch'h)	1	34	10	43
tch、tchh		6		23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知系还是照系字,都倾向于用 ch、chh (ch'h)来表示,只有少量三等知照系字使用 tch、tchh 来表示,这说明《言法》中知照系字在实际的注音中并非分成了知、照两组。而在第 89 页对中古 36 字母的知系字注音为:知 chee、彻 chhyeh、澄 ching,照系字注音为:照 tchao、穿 tchhuen、状 tchang 更多的是一种拟古的现象,而实际发音中知照字已经合流,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无论是知系还是照系字,都倾向于用 ch、chh (ch'h)来表示的情况。实际上, ch、chh (ch'h)和 tch、tchh 这两组拼写形式虽然在出发点上可能是为了标注两个音值,但是实际效果上却只是一个音位的不同书写形式而已,在《言法》中有很多字,同时采用了不同的拼写方式,如:者 chyeh\tchyea、处 chyut\chyu、正 ching\tching、之 chee\tchee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知照系使用的 ch、chh (ch'h)和 tch、tchh 两组符号的来源看,应该是历史上多种传教士拼音方案的叠加。在《言法》之前的拼音方案中,知照系声母使用的符号可以分为 3 类:(1)c 类。如《葡汉辞典》中知照系声母为一组,统一用 c (除了止摄三等字)或者 cc (主要是止摄三等字)表示;(2)ch 类。如《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中标注为 ch、ch';(3)tch 类。这主要出现在以法语为背景的一些作品中。如 1694 年《汉字西译》标注为 tch、tch'、1728 年马若瑟《汉语札记》标注为 tch、t'ch。由此可见,《言法》知照系使用的 2 套符号是第(2)、(3)两类的叠加。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言法》中,大量的三等韵在与知三章声母相拼时,仍旧保留 [i-],例如:征 ching、舟 chyeh、蛇 shyeh、战 chyeh、韶 shyao,从历史上知照系声母的发展来看,在《中原音韵》中知三章声母可以与 [i-] 介音韵母相拼,知二庄则不与 [i-] 介音韵母相拼,虽然从音位互补的角度合并为一套声母,但是内部应该还存在着音值的差别。因此唐作藩(1987)等把知三章声母拟音为舌叶音。《言法》中知三章声母可以与细音相拼,也说明了其音值为舌叶音 [tʃ]

[tʃ ʼʃ]。需要注意的是《言法》中庄母的音值。在《言法》中,庄声母也可以与[i-]相拼,如:壮 chyang、事-士-使-shee,这说明庄声母也为舌叶音。因此《言法》中知庄章合流的方式是向舌叶音转变。这种转变方式与官话系统知庄章演变的大趋势是不一致的。《中原音韵》以降,在明代的《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五方元音》中,知照系已经合流,但是仍旧存在与细音相拼的情况,说明舌叶音仍旧是存在的,清代开始伴随着介音[i-]的消失,知庄章三组内部的细微差别消失,它们不再与细音拼合,全部变读为舌尖后音(叶宝奎 2001)。由此可见官话系统中演变的方向是由舌叶音向舌尖后音转变。而《言法》中则表现出由舌尖后音向舌叶音转变的趋势,这可能是受到粤语中知庄章声母合流为舌叶音(詹伯慧 2004)的影响。

2. 舌面音声母的有无

以往依靠韵书判断舌面音声母jqx产生的方法,多依靠精组和见组细音字是否相混作为依据。如明代《韵略易通》对属于溪群母的“腔旁强却”注释为“重清下”,对属于见母的“江讲绛觉”注释为“重精下”,这说明见组可能已经与精组接近,所以赵荫棠认为这是见系细音腭化的证据(董建交 2007)。《言法》中见组、精组见组声母没有相混的地方,这似乎说明在当时舌面音声母还没有产生。

但是与传统韵书不同,《言法》是用字母注音,我们还可以结合精组、见组声母在洪细音前面的拼写情况是否不同进一步考察是否腭化。在《言法》中,见组字声母一般是用k、kh、h(hh)表示,在洪细音声母前并没有发生分化。而精组字则表现不同,一部分依旧读ts、tsh/ts'/ts'h/t's、s,而有少量精组字的声母用ch\тч、chh\тчh,说明已经混入知照系声母了。在历史上的拉丁化的拼写方案中,曾经存在舌面音j、q用ch、ch'表示的情况。威妥玛《语言自述集》中把细音前的精组和见组声母都标为ch或ch',例如:精 ching、清 ch'ing、见 chien、群 ch'ün²,这说明《语言自述集》中尖团音已经合流,舌面音已经产生。而在《言法》中则只有精组字混入知照系声母,这并不一定代表舌面音已经产生。《言法》中不考虑单字重复出现次数,混入知照系声母的精组字只有19个。这19个字中,有“从将静七柒且亲青请秋取全足”这13个字来自3、4等,历史上属于细音,还有“卒尊寸”这3个字虽然属于1等字,但是在《言法》的标音中带有[i-]介音,只有“宗罪做”这3个字是属于洪音,由此可见《言法》中混入知照系声母的精组字是有条件的,只有与细音大概率有关的才能混入知照系声母(与细音有关是混入知照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很多精组细音字仍旧用ts、tsh/ts'/ts'h/t's、s,没有混入知照系声母)。那么这部分以细音为主混入知照系声母的精组字是否可以看做已经率先发生了腭化呢?我们可以进一步与《语言自述集》中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在《语言自述集》中,知照系声母和腭化后的见精组声母都可以用ch、ch',但二者是互补的:知照系声母不和细音搭配,而腭化后的见精组声母只与细音搭配,所以两组声母可以共享同一套符号表示而不会产生矛盾。而在《言法》中,知照系声母为舌叶音,本身就可以与细音搭配。因此,与细音有关的精组字混入知照系声母可能也是变成了舌叶音[tʃ][tʃʼ][ʃ]而没有变为舌面音[tɕ][tɕʼ][ɕ],否则就会出现一套声母表示不同音位的现象。在马士曼另外一部作品用粤语注音的作品《孔子著作》中,也出现了以精组字细音混入知照系声母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今天的粤语精组字细音与知照系声母合并读舌叶音的现象正好吻合。这说明《言法》中精组字混入知照系的现象实际是受到了粤方言的影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言法》中,除了精组字混入知照系字以外,也存在照系字混入精组的情况,如《言法》的“终事周”的声母为ts,“尝乌束谗”的声母为ts'h,“使山上生省师士事水朔师”的声母为s。这种知照系声母混入精组也是南方方言背景的人学习官话时常见的负迁移

现象。

综上所述,《言法》音系中并没有出现腭化的现象,而是跟粤语一样,有部分精组细音字舌叶化了。

3. 疑母、影母

在《言法》中,疑影母的标注较为复杂。根据开合的不同,可以分为下面几种情况:

(1) 开口呼只有唉 ai 标为零声母,其他都标为 ng 声母。例如:我 ngo、乐 ngoh、安 ngan、欧 ngou。(2) 齐齿呼大部分读为零声母,少量读为 n 和 ng。零声母的如:燕-颜-yen、要-尧-yao、银-隐-yin;声母为 n 的有:牛 nyeu、虐 nyoh、仰 nyang;声母为 ng 的如:偶 ngyeu,言 ngyen。(3) 合口呼字数不多,有零声母和 ng 两种读法,其中零声母的如:恶 oo、午 woo、乌 oo、鸣 oo、五 woo;ng 声母的如:五 ngoo、伍 ngoo、吾 ngoo、外 ngooi。(4) 撮口呼读为零声母,如:原 yuen、鱼 yu。

这种情况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韵书、西洋人士在清中期以前的注音传统的影响。

从中国传统韵书对疑母影母的处理来看,元代《中原音韵》中部分疑母字仍旧保留与影喻母字的对立,因此赵荫棠(1936)、杨耐思(1981)、宁继福(1985)、薛凤生(1990)等都认为疑母还没有完全消失,保留 ŋ 声母;明清时期韵书中疑母的存留情况表现不一,如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兰茂《韵略易通》、樊腾凤《五方元音》、李汝珍《李氏音鉴》中疑母已经消失,与影母完全合并为零声母,而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乔中和《元韵谱》、李光地《音韵阐微》、裕恩《音韵逢源》中仍保留疑母。

而明清传教士文献中,明代以至清代中期,多以保留疑母为常。如《葡汉辞典》《西字奇迹》用 ng 表示;而《西儒耳目资》、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1815)则用 g 表示。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64)中认为“很多说官话的人在所有情况下都在声母 e、a、o 之前加上 ng……有时候喉音 g 代替 ng,马礼逊博士用 g 表示这个发音,因此就有了以下三种发音方式:欧偶 eu, ngeu, geu;额阨 eh, ngeh, geh”。清代后期,传教士材料中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语言自述集》中认为来自开口呼字的韵母 a, ai, an, ang, ao, ê, ên, êng, o, ou 在北京官话的声母读音除了读零声母外,还存在前面有 ng 声母的异读,这说明当时北京话中疑母已经处于消亡的最后阶段;而富善《华英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and Pekingese Syllabary 1891)和《官话萃珍》(1896)记载北京官话的字典中疑母字用零声母表示,说明疑母已经完全消失。

4. 日母字的读音

非止撮三等日母在《言法》中为零声母,例如:人-银-任-yin,入-亦-yih。在《言法》之前传教士对日母字的注音主要有三种方式。(1) 标注为 g,如《葡汉辞典》;(2) 标注为 j,如《西儒耳目资》;(3) 以标注 g 为主,兼用 j,如《西字奇迹》。用 g 或者 j 给日母字做标注与葡萄牙语或者法语有关,根据 1493 年 5 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子午线的划定,以西为西班牙势力范围,以东属葡萄牙势力范围,因此传教士在包括亚洲在内的东部地区活动时,掌握葡萄牙语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在葡萄牙语中, g 位于元音 e 和 i 之前时发 [ʒ],而 j 的发音也是 [ʒ]。[ʒ] 是一个舌叶擦音,与官话中日母舌尖后擦音 [ʒ] 发音极为类似。另外,法语在 17 和 18 世纪里法语是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以金尼阁为代表的法国籍或者会法语的传教士也有很多,在法语中, j 的发音也是 [ʒ],这也巩固了日母字使用 j 进行注音的用法。

但是《言法》却将日母字标为零声母,这种处理方法却与前期的传教士方案迥然不同。这应该是受到粤语影响的结果。今天日母字读零声母的方言,南北皆有,北方主要集中在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中,而南方较为复杂,个别字读零声母的如闽方言的福州(冯爱珍,1998),但是日

母作为一个系统读零声母的主要出现在粤语中,广州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白宛如,1998)。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记录了当时粤语的情况,也把日母字的声母记录为零声母,正与《言法》一致。

在《言法》中,止摄三等日母字的注音为 irr,这与其在《汉语的汉字与语音专论》中把止摄三等如“二、耳、而”等字的声母注音为 gn 相比,形式和内涵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gn 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二合辅音。其中 g 的部分可能是受到《葡汉辞典》这种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拼音方案对日母注音的影响。在《葡汉辞典》中日母止摄三等字的声母标注为 g。在葡萄牙语中 g 位于元音 e 和 i 之前时发 [ʒ], [ʒ] 是一个舌叶擦音,与舌尖后擦音 [ʒ] 发音极为类似;其中的 n 则可能是受到方言的影响。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有“娘日归泥”的说法,今天的南方系方言如属于闽语的建瓯、吴语的金华、赣语的、客家话的龙南、粤语的信宜都读为鼻音声母。《言法》这种注音在形式上采取了 irr 这种零声母的形式,说明《言法》的注音开始摆脱了方言的影响,而采取的是官话音的拼写方式。当然,止摄三等日母字采取零声母的注音方式,《言法》并非首创。《西字奇迹》中已经标注为 lh,《西儒耳目资》中标注为 ul。根据今人的研究(王力 1956,赵元任 1980,罗常培、王钧 1957), [ə] 的实际读音是一个带有卷舌音 r 色彩的 [ə],这与英文中 r 的发音为 [a(:)r] 的发音甚为相似。因此马士曼根据英语的发音习惯用 irr 对止摄三等日母字进行注音。需要注意的是马士曼之所以在 r 之前添加了一个主元音 i,一方面是官话中不存在只有辅音字母的音节,另一方面,i 是一个高元音,正好与 r[a(:)r] 中的低元音 [a] 互补折中,位置上更接近中元音 [ə]。马士曼《言法》也是较早把止摄三等日母字的发音跟 r 联系起来的一种注音方案,稍晚的 1815 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标注为 urh,虽然也使用了 -rh 的构造,但是主元音仍旧使用天主教士惯用的 u,语音的模拟度上要略逊于《言法》的方案。

二 韵母系统及特点

从音位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言法》的韵母归为 51 个^② :

[ɿ] e字雌斯	[i] ee 四替时	[u] oo 古富树	[iu] yu 序女诸/yoo 住珠
[a] a 把大马	[ia] ya 下家雅	[ua] wa 话瓜花	
[o] o 多歌果		[uo] wo 戈果禾	
	[iea] yea 这野蛇		
[ə] irr 二耳尔			
[ai] ai 代乃改	[iai] yai 戒鞋骇	[uai] wai 块外淮	
[ei] y 美沛非		[uei] wy 非规谓	
		[ui] ooi 类最水	
[au] ao 好高老	[iau] yao 挑小雕		
[əu] ou 口斗走/eu 否复浮	[iəu] yeu 某游酒/you 头首		
[an] an 但甘男		[uan] wan 唤观饭	
		[uon] uon 串图贯	
	[ien] yen 千片件		[iuen] yuen 川缘犬
[en] un 根臣论	[ien] yun 准顺慎	[uen] wun 闻寸分	
	[in] in 神金林	[uən] uen 顺旬奋	[iun] yoon 郡君
[aŋ] ang 房刚章	[iaŋ] yang 两将墙	[uaŋ] wang 杖放光	
	[iŋ] iŋ 征命定	[uŋ] oong 风龙终	[iuŋ] yoong 弓雄容
[eŋ] unŋ 灯更能		[ueŋ] wunŋ 横	

	[iʔ]ih力疾室/yih必密列	[uʔ]ooh竹物读	[iuʔ]yooh孰肉玉/yuh出局熟
[aʔ]ah八扎答	[iaʔ]iah夹恰恰	[uaʔ]wah发画括	
[oʔ]oh末或曷	[ioʔ]yoh觉虐学	[uoʔ]woh郭国	
	[ieʔ]yeh叶铁结		[ieʔ]yueh厥月悦
[eʔ]uh麦德则			

在韵母符号的表现方式上,《言法》与以往的拼音方案相比,有自己的一些革新之处。

从阳声韵尾来看,《言法》用 n 表示前鼻音韵尾,用 ng 表示后鼻音韵尾,而此前的《葡汉辞典》《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多用 m 表示后鼻音韵尾。《言法》之所以放弃用 m 作为后鼻音韵尾的表示符号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英语中 m、n、ng 都可以作为尾音,具有区别音位的作用,例如 sin-sing, ham-hang, 都是不同的,所以《言法》选择了更为准确的 ng 作为后鼻音韵尾的拼写符号;另一方面包括粤语在内的很多汉语方言中仍旧保留 m 尾,马士曼在《孔子著作》的粤语注音中也使用了 m 记录闭口韵尾、ng 记录后鼻音韵尾,如:今 kum、敬 kung,出于记录方言的需要,也有必要把 m 和 ng 区分开来。

从音韵学的角度看,入声既与声调有关,表示一个短促调,也与 p、t、k 以及消失过程中产生的ʔ 这些入声韵尾有关。《言法》之前的《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以及同期的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中,都是只从声调的角度,用在元音上面添加一个“v”的方法对入声进行标注。而《言法》除了在元音上标“v”之外,还率先使用 h 表示入声韵尾。h 和ʔ 都属于喉音,用 h 表示 p、t、k 这些韵尾消失过程中产生的ʔ 还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

从元音附加符号的使用看,《言法》之前的《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以及同期的《通用汉言之法》等,都或多或少在元音符号上面或下面使用附加符号表示另外一个相关的韵母。例如《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都在 u 上面加点变为 ũ,作为 u 的次音表示“费雌私”等字的韵母,在 u 下面加点变为 ɹ,作为 u 的中音表示“诸处书儒”等字的韵母。《通用汉言之法》在 e 上面加两个点,变为 ë,表示 [i-] 介音。这种使用附加符号的方法在印刷上有诸多不便,另外由于声调符号也位于元音的上部,这会与这些附加符号形成位置上的冲突。而《言法》中则取消了元音的附加符号,通过使用新的字母组合的形式来表示不同音位,这种方法的便利性也为后来的拼音方案所采纳。

《言法》韵母系统也反映出了一些两百年前汉语语音的特点,兹分析如下:

1. 关于 [ɿ][ʅ][ɻ]

在《中原音韵》中有支思、齐微二部,从主元音的格局来看,是 [ɿ][ʅ][ɻ] 三分,其中支思韵的主元音为 [ɿ] 和 [ʅ],齐微韵的主元音为 i (杨剑桥 2012)。从语音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三分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其所辖字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表现在支思韵中韵母为 [ɿ] 以及齐微韵中非知照系声母的 [ɿ] 韵字比较保持稳定,而齐微韵中部分“止蟹”摄及入声的“曾梗臻深”摄字的韵母随着知庄章三母的进一步合并,由 [ɿ] 向 [ʅ] 转移,如明代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中原音韵》中齐微韵的“直尺世”已经与支思韵的“止齿史”都读为 [ʅ] 了。

在《言法》中,主元音却只有 e、ee 两种,是二分的格局。其中与精组声母搭配的止开三韵母用 e 表示,例如:自 tse、次 tse、四 se,当庄组声母读如精组的时候,其韵母也可以用 e 表示,例如:师-事-士-se,这说明 e 是用来表示舌尖前元音 [ɿ] 的;与非精组、非知照系声母搭配的韵母用 ee 表示,例如:比 pee、地 tee、记 kee、利 lee、你 nee、衣 ee,这说明《言法》中 ee 表示舌面元音 [ɿ];当声母为知照系的时候,其韵母也为 ee,例如:知_知chee、事_庄shee、枝_章chee。这说

明《言法》中舌尖后元音 [ʅ] 经过进一步的归并已经消失,其合并的方向是用 [ʅ] 向 [i] 转移,这与官话系统语音的演变方向是相反的。这种两分的格局实际上是官话与粤语叠加的结果。在官话中,存在 [i][ɿ][ʅ] 三个主元音,而在粤语中,官话中 [ʅ] 韵母都读为了 [i] 韵母,例如:知-支-ɿi,二者叠加的结果,造成了《言法》中 [ʅ] 韵母的消失,而只是保留了用 ee 表示的 [i] 和用 e 表示的 [ɿ]。

2. 关于 [u] 与 [ɤ]

在《言法》中,[u] 是用 oo 表示的,如:古 koo、妇 foo。这种韵母在早期的传教士官话拼音方案中并不多见,《葡汉辞典》《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多用 u 来表示 [u] 韵母,只有少数如《通用汉言之法》使用了这种拼写方式。oo 也经常出现在英语中,如 cook、book、look。在这些单词中 oo 对应的音位是 [ʊ], [ʊ] 与 [u] 都是圆唇的后元音,发音非常接近,只不过 [u] 要略高一些,因此《言法》选择了用 oo 表示汉语的 [u] 也是有其依据的。在《言法》中,oo 除了单独做韵母之外,还可以作为主元音构成 ooi、ooh、oong、yoong 等韵母。

在《言法》中,u 作为韵母单独使用共出现 11 次,但是只限于标注“去”这个字的韵母,“去”还有 6 次韵母标注为 yu。所以不排除 u 是笔误或者受到方言(如厦门话“去”的文读音为 ku)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言法》中出现的 uh 这个韵母来探讨一下 u 的音值。使用 uh 标注的韵母主要是陌韵的“客伯百白”、麦韵的“麦革”、德韵的“北得德黑墨默则”、职韵的“色”、栊韵的“瑟”。这个 u 的音值是否为 [u] 呢,我们从语音的历史发展、方言的表现、英语的发音三个角度来进行探讨。从语音的发展来看,这些韵的字在《中原音韵》中主要归入支思部(瑟)、齐微部(得北德黑墨)、皆来部(则色麦白百伯客革)、车遮部(客)^③,其后的《五方元音》《拙庵韵悟》等韵书虽然具体归字有不同,但整体格局与《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这说明从语音的发展来看,这些字的韵母与 [u] 音值无关;根据《汉语方音字汇》提供的 20 个点的材料来看,方言中这些字的主元音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读成高元音 [ɪ],如闽方言的厦门;第二类是读成中元音,有 [ʏ]、[ɘ]、[ɛ]、[e] 等变体,这种中元音的读音覆盖地域也最广,包括官话的北京、济南、武汉、扬州、成都,吴语的苏州、温州,湘语的长沙、双峰,赣语的南昌、梅县,闽语的建瓯,潮州;第三类是读成次低元音 [ɤ],主要分布在粤语的广州、阳江和官话的合肥。这些元音的音值也与 [u] 相差较大,也侧面说明《言法》中 u 的音值不是 [u]。从英语的情况看,u 是单词中经常使用的元音,例如 but、bus、cut,其中 u 的音值为 [ʌ],这是一个舌位偏低的不圆唇舌面后元音,音色上与“爸”的韵母 [ʌ] 类似,今天中国人读 but 等词的时候,也经常读成 [bʌt]。由此可见《言法》中 uh 中的 u 的音值也应该与此类似。如果我们对照一下方言的读音来看,高元音 [ɪ]、中元音 [ʏ]、[ɘ]、[ɛ]、[e] 都是距离 [ʌ] 相差较远的音位,而 [ɤ] 作为一个次低的舌面央元音,离 [ʌ] 或者 [ʌ] 的位置都十分接近,音色也类似,甚至有些粤语记音方案中被记录成短 a (詹伯慧 2004)。由此可见,《言法》中 u 的音值应该为 [ɤ]。这是受到粤语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马士曼《孔子著作》的粤语注音也可以得到旁证。在这部著作中,这些字粤语发音的韵母或者被记录成 ak,或者被记录成 uk,说明马士曼注音体系中 u 的音值确实是一个低元音 [ɤ]。在《言法》中,除了 uh 之外,u 作为主元音还可以形成 un、ung、yun、wun、wung 这些韵母,这些韵母的主元音的音值都是 [ɤ],这也与粤语的发音一致。

3. 关于 [y]

今天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大部分官话中,[y] 主要有 3 个来源:(1) 主要是来自非知照系且非唇音的“鱼虞术物”4 韵;(2) 来自喉音的“屋烛”2 韵;(3) 少量来自“脂齐陌烛”4 韵的例外字(王力 1956)。

在《言法》中,与[y]对应的是yu和yoo。有同样类似的3个来源:(1)来自非知照系且非唇音的“鱼虞术物”4韵。在《言法》中,除了没有出现“术物”母字外,其他“鱼虞”2韵的韵母基本都为yu,例如:举kyu、取chyu。例外的是“去”这个字的读音,在《言法》中有两读:khyu、khu。(2)来自喉音的“屋烛”2韵,在《言法》中只出现了“烛”韵字,韵母也为yuh或者yooh。例如:欲yooh、玉yooh、曲yuh、局yuh。(3)来自“脂齐陌烛”4韵的例外字,在《言法》中只出现一个“脂”韵字:履lyu。

除此之外,《言法》中,yu和yoo还可以与知照系声母,如:住^知-珠^章-chyoo、处^章chyu,这是与如前所述知照系声元音值为舌叶音一致的。儒-汝-如-yu,另外,日母由于受粤语的影响变为零声母,所以及日母相拼的合口三等的“鱼虞”二韵也变为了yu和yoo,例如:汝-如-儒-yu。

《言法》中yu或者yoo的音值是否为[y]仍旧需要讨论。汉语史上[y]的产生时间一直有争论,这个问题最早来自于对《中原音韵》的讨论。赵荫棠(1936)把鱼模分为2类,依据是鱼模韵知照日系三等与二等字判然有别,所以庄系字读u,知、章系字读撮口y。但是这种差别是建立在声母按照二三等的不同形成的互补关系上,也有可能并不反映韵母的差别(杨剑桥2012,李无未2006)。因此,陆志韦(1946)、杨耐思(1981)、宁继福(1985)、李新魁(1983)等把鱼模定为u、iu两类。《中原音韵》的[iu]何时转变为[y]目前还没有定论。判断传统韵书中[y]是否产生主要有两种方法:(1)从鱼模的分立来判断。如唐作藩(1991)、耿振生(1992)认为1442年的《韵略易通》将《中原音韵》的鱼模部分为居鱼与呼模二部,说明[y]已经产生了;(2)从韵类合并的角度判断。如陆志韦(1946)认为成书于1654-1673年之间《五方元音》把鱼虞从虎韵转移到地韵,这与今天十三辙y、i同归一辙相似,这说明[y]已经产生了。而拉丁化的拼音方案由于给出了韵母的拼写形式,判断[y]是否产生则相对简单。《西儒耳目资》中“鱼虞模”分为u、iu两类,王力(1956)认为这个iu就是[y]。而实际上,金尼阁认为自鸣一字字母只有5个:a(丫)、e(额)、i(衣)、o(阿)、u(午),iu是22个自鸣二字字母中的第11位(其他成员还包括ai、ao、am等),所以,在《西儒耳目资》中,iu还没有发展到单元音的[y]的程度,《西儒耳目资》之后,《华语官话语法》(1703)、《汉语札记》(1728)以至《言法》都基本保留了二合元音的形式,说明[y]还没有产生,仍旧是iu的状态。至迟1859年,威妥玛在《寻津录》中用单元音ü表示这个音,说明已经从iu过渡到[y]了。而《言法》中用yu和yoo表示,说明其音值为[iu]而不是[y]。

4. 关于[ɣ][iɛ][yɛ]

4.1 [ɣ]

现代汉语中,[ɣ]主要来自与牙喉音相拼的“歌戈铎曷合盍”韵、与非唇音相拼的“陌麦德”开口韵、与知照系相拼的“麻薛叶”韵、与庄系相拼的“职”韵,另外,属于例外字的栲韵“瑟”、辑韵“涩”韵母也为[ɣ](王力1956)。

在《言法》中陌麦德韵、职韵“色”、栲韵“瑟”的韵母标注为uh,其主元音的音值为[ɛ],这是受到粤语的影响(详见前文“2. 关于[u]与[ɛ]”部分);与知照系相拼的“麻薛叶”韵还保留[i]介音,我们放在下一部分讨论;辑韵“涩”在《言法》中没有出现。我们在这里只讨论《言法》中出现的与牙喉音相拼的“歌戈铎曷合盍”韵的“讹俄娥峨峩莪哦鹅蛾駮始俄戈哥鸽歌葛蛤个各呵禾合何和河曷盍科颗可乐”这几个字。这些字可以分为3种情况:(1)来自入声“铎曷合盍”韵的“始鸽葛蛤各合曷盍乐”标注为oh;(2)来自非入声歌韵的“俄娥峨峩莪哦鹅蛾駮俄哥歌个呵何河可”标注为o;(3)来自非入声的戈韵原为合口韵,其中“戈禾”这2个字的韵母标注为wo,保留了[u]介音,而“和讹颗科”这几个字的韵母标注为o变为开口呼。这些字在《中原音韵》中

大多属于歌戈部,根据学界的共识,歌戈部的主元音为 [o],由此可见,《言法》这些字的读音仍旧属于歌戈部,还没有发生由 [o] 向 [ɤ] 的转变。

4.2 [iɛ]

现代汉语中的 [iɛ] 主要来自大多来自非入声的麻韵三等、戈韵开口三等(只有茄)、与见匣母相拼的“佳皆”韵和入声的“月薛屑业叶帖”韵(王力 1956)。在这几个韵中,《言法》没有出现来自戈韵开口三等的“茄”,其他诸韵都出现了,但是其音值却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下面分别讨论。

在《言法》中,麻韵 3 等有“野也爷且嗟者舍奢蛇”这几个字,其韵母都标注为 yea, yea 这种注音从形式上是一个三合元音,而且主元音中既有 e,又有 a,显示出独特性。从语音的发展看,麻韵的主元音在切韵时代当为 [a](王力 1956、董同龢 1968)。南宋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所谓一韵当析为二者,如麻韵自‘奢’以下,马韵自‘写’以下,禡韵自‘藉’以下,皆当别为一韵”,“中原音韵于家麻之外,另立车遮一部;洪武正韵于麻韵之外,另立遮韵;五方元音于马韵之外,另立蛇韵”(王力 1956)这说明至少南宋以降,麻韵的主元音已经开始分化出 [ɛ]。在很多传教士拼音文献中,如《葡汉辞典》《西儒耳目资》都有麻韵 3 等的“些”注音为 sie、“也”注音为 ie,很明显地显示出了这种分化。而从今天的方言看,麻韵三等字韵母读为中元音 e 的主要来自官话,而低元音 a 主要来自南方方言,在今天的南方方言中,客家话的梅县、赣语的南昌、闽语的厦门、吴语的海上(王力 1956,王福堂 2003)等麻韵 3 等都读为 [ia]。值得注意的是粤语的情况,在今天的广州话中,麻韵三等字的韵母是一个中低元音 [ɛ],不过粤语区的开平、恩平、宝安、惠州、东莞、深圳、从化、中山等地麻韵 3 等的韵母为 [ia](詹伯慧 张日昇 1987)。马士曼《孔子著作》中的粤语注音也标为 yea。由此可见,《言法》中把麻韵 3 等字的韵母标注为 yea 是受到粤语影响的结果。不过,《言法》没有把麻韵 3 等字的韵母直接注音为 ya,而是标注为 yea,这样就不会与来自麻韵 2 等字的注音 ya 混淆,而麻韵 2 等和 3 等在粤语中是有明显区分的。

属于见匣声母拼佳皆韵的“鞋戒皆”,在《言法》中韵母标注为 yai^④。与见匣声母相拼的“佳皆”韵,如“解鞋皆械”在《中原音韵》中属于皆来韵,其韵母还是 iai,直到 1743 年的《圆音正考》里“皆”和“结”还不同音,说明“皆”还念 [tɕiai]。《言法》韵母标注为 yai,说明发音还没有质变为 ie。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期的传教士拼音方案中,如《西儒耳目资》大多都把与见匣声母相拼的佳皆韵标注为 iai,《言法》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最晚到 1886 年的《语言自迩集》中才发生了注音由 iai 向 ie 的转移,标志着这一音变的确立。

来自入声的“月薛屑业叶帖”韵早在《中原音韵》时期就归入车遮部,说明其韵母已经变为 [iɛ] 了,在《言法》中属于这几个韵的“别牒节结桀列蔑铁帖荔血协胁协继叶页热设浙”这几个字的韵母都标注为 yeh,正与此相符。不过,在这些字中“列别叶”还有另外的注音:别 pih、列 lyih、叶 yih,这种丢失 e 韵腹的现象仍旧是受到方言的影响,今天粤语的广州、阳江、吴语的温州(王福堂 2003)都有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也与马士曼《孔子著作》的粤语注音:别 pit,叶 ip 相符。

4.3 [yɛ]

现代汉语中的 [yɛ] 主要来自大多来自非入声戈韵合口三等(只有“癩靴”两字)与入声的合口的“月薛屑”以及“药觉”韵(王力 1956)。《言法》中只出现了入声的“月薛屑药觉”韵。但是其音值却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下面分别讨论。

合口的“月薛屑”在《中原音韵》中归入车遮部,所以其韵母为 [iue],在《言法》中,属于这几个韵的“诀厥曰月悦越热”这几个字的韵母标注为 yueh,正与此相符;“血”的韵母 [u] 丢失,标

注为 yeh,这也与官话中“血”白读为 xie 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绝”的注音为 tsyuh,这种丢失 e 韵腹的现象仍旧是受到方言的影响,今天粤语的广州、阳江、吴语的温州(王福堂)都有这种现象的存在。马士曼《孔子著作》的粤语注音中“绝”也是标注为 chit。

“药觉”韵归入车遮是较晚的事,1743年的《圆音正考》、1810年的《李氏音鉴》中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王力 1956、王为民 2017)。《言法》中“药觉”韵的字有“龠虐略夔爵学觉”,其韵母注音为 yoh,也说明还没有发生向 [yɛ] 的转变。

5. 关于 uon 与 wan

在《言法》中存在着 wan-uon 这一对来自山摄合口字的韵母。其中韵母为 wan 的有“凡泛饭观官管卯还环唤浣患欸完晚盥万”,韵母为 uon 的有“船串端段缎贯团循颞”。这对韵母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原音韵》中。在《中原音韵》中存在寒山和桓欢两个韵部,对于这两个韵部,大多认为其韵母主要元音存在着不同,其中对寒山部来自山摄合口的韵母拟音有比较一致的意见,拟音为 uan (陆志韦 1946、董同龢 1968、杨耐思 1981、李新魁 1983、宁继福 1985),而对桓欢部的拟音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存在着 u 介音,如赵荫棠(1936)拟音为 uɛn、陆志韦(1946)、宁继福(1985)拟音为 uɔn;另外一种认为没有 u 介音,只是与寒山部存在着韵腹的不同,如董同龢(1968)、杨耐思(1981)、李新魁(1983)拟作 on。从《中原音韵》桓欢部的来源看,主要是来自合口的桓韵,也有少量来自合口的寒韵,并且从今天的读音来看,韵母也都有 u 介音。因此将《中原音韵》的桓欢部拟作带 u 介音的 uɔn 韵母是最为便捷的。《中原音韵》中的桓欢韵是否反映官话,董同龢(1968)、唐作藩(2000)都认为是并不反映中原之音,蒋冀骋(2003)认为很可能是周德清赣方言的反映。冯蒸(2013)指出在《中原音韵》之后反映北音和南音的诸多韵书中,这个桓欢类韵仍旧是存在的。不过根据陈章太、李行健等(1996)调查的 93 个官话方言点的结果看,只有山西沂州、贵州黎平、安徽安庆、安徽歙县、江苏连云港、江苏涟水、江苏扬州、江苏南通这几个点存在独立的桓欢类韵,但是这些点基本都与南方方言接壤,不排除《中原音韵》以后韵书中存在独立的桓欢韵是受方言或者仿古因素的影响。

《中原音韵》中寒山和桓欢在合口呼上形成对立时,其等韵也有区别,桓欢 uon 基本都来自 1 等韵,而寒山 uan 绝大部分来自 2 等韵(只有“腕”来自 1 等^⑤)。这种以等为条件区分寒山和桓欢的现象在早期传教士文献中也有记录。杨福绵(1995)指出《葡汉辞典》《西儒耳目资》中 uan 和 uon 的区分,例如:关-cuan(葡汉辞典)-kuan(耳目资),官-cuon(葡汉辞典)-(耳目资),其划分的条件也是 1 等读 uon、2 等读 uan,并指出这是受早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影响。不过从《言法》中出现 wan-uon 的条件看,并不是以等韵作为分组的条件,wan 有来自 1 等的,如:管 kwan,也有来自 2 等的,如:患 hwan;而 uon 有来自 1 等的,如:端 tuon,也有来自 3 等的,如:串 chuon,可见二者的区分与等韵无关。二者的区分主要是与声母有关。uon 主要与端组声母、章母搭配,只有 1 个字“贯 kwon”来自见母,而 wan 则主要与非组、见组、影组声母搭配。这说明,《言法》wan-won 这对声母虽然从形式上是参考了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的拼音方案,但是却并不是严格按照方言的全部的读音来拼写。从今天山摄合口字的读音情况看,一种是如大部分官话地区,山摄合口内部没有区别,读音都为 uan 类(简称统合型),一种是如赣语的南昌、客家话的梅县、粤语的广州、阳江存在山摄合口寒山、桓欢两分的情况(简称两分型),例如南昌和梅县分 uɔn (ɔn)-uan (an)两类,阳江分 un (in)-uan (an),广州分 un (yn)-uan (an)两类(《汉语方音字汇》,2003)。从《言法》与这两种类型的方言对照的情况看,《言法》读 wan 的,统合型方言也读 uan 类音(而两分型方言则有寒山、桓欢两种读音),这说明这部分字音是以统合型的

官话为基础的；而《言法》读 uon 的，两分型方言也读桓欢类读音（而统合型方言读 uan），这说明这部分字音是以两分型的方言读音为基础的。由此可见，《言法》对山摄合口的处理方式是以官话这种统合型的读音为基础，同时又杂糅了两分型方言的部分字音，所以造成了没有完全按照等韵来拼写的情况。《言法》中两个韵母只是在与声母的搭配上有区别，形成了事实上的互补关系，从音位的角度可以处理成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三 声调系统及特点

早期的天主教士使用的大多为利玛窦制定的声调符号，这套符号把汉语的声调分为阴阳上去入五种，分别用“ˊˋˌˍˎ”表示。而《言法》在参考了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改造，使用的符号有“ˊˋˌ”三种。在《言法》中列“四声”（The four tones）一节，专门讨论了汉语的声调和符号使用问题。这两套方案的对比如下：

		利玛窦	马士曼
平声	阴平	mō	mo
	阳平	mô	mo
上声		mò	mó
去声		mó	mò
入声		mǒ	mǒ

关于平声。利玛窦方案把平声分成阴阳两种，并且使用了 ˊˋ 两个符号分别标注，而马士曼则没有给平声加注任何符号。但这并不表示马士曼不了解两种声调的存在和区别。马士曼认为平声有两种，一种是高而清晰（high and clear），一种是厚而低（thick and low），但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字典一般只列平声一类，而且如果分成两类会增加注音符号，这对英语背景的学习者来说会是一个负担，所以马士曼并没有把平声分成两类。另外，马士曼没有在平声上附加任何标注符号，这是因为马士曼认为汉语的声调是通过喉咙的某些部分的改变而产生的，平声是一种自然的发音，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喉部动作就可以完成；

关于上声。马士曼认为汉语的上声是一种高调，强烈而又粗糙（a high sound, strong, rough, and vehement），因此马士曼选择了形象上更具有上升特点的符号 ˊ 来表示上声，而利玛窦上声的符号 ˋ 形式上并没有上升感；

关于去声。马士曼认为去声的发音是通过先提高声门，然后再放松，这样延长了声调的长度，并且以微弱的形式结束发音（It is formed by raising the action of the glottis as in forming the second tone, and then somewhat relaxing it, which, while it lengthens the sound, makes it end rather feebly.），因此马士曼选择了形式上由高到低的符号 ˋ 表示去声，而利玛窦去声的符号 ˌ 并没有下降感。

关于入声。马士曼认为入声是一种短、厚、急的声音，似乎重复进入喉部并在喉部终止发音（a short, thick, hasty sound, which seems to re-enter the throat, so as at length to be stopped therein），因此马士曼选择了用 ˍ 表示入声。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两套方案虽然选择的符号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使用方法上却有差别。《言法》符号的选择上更接近当时的声调的调型。

四 关于《言法》音系的语音基础

关于明清时期的标准音，诸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不过就《言法》所处的清代中后期看，当时的标准音应该既非北京音，也非南京音，而是建立在读书音基础的一种标准音。这一点可以从清代设立的正音书院等材料得到证明。清雍正因为召见各省官员时，“惟有闽广两省之

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认为这会造成“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因此，“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并于雍正六年（1728）颁发谕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飭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闽粤正音书院所授应该就是当时所公认并被官方认可的的标准音，从现存的与闽粤正音书院有关的材料来看，莎彝尊所著《正音咀华》^⑥（1853）、《正音切韵指掌》（1860）等值得注意。在《正音切韵指掌》序中，莎彝尊被称为“粤东知名士”，然莎彝尊在《正音咀华》和《正音切韵指掌》中都自署为“长白莎彝尊”，长白为满人世居之地，可旁证其满人身份。在莎彝尊《正音咀华》自述中言“予自友教以廿余年矣”，而在《正音切韵指掌》序中“吾粤士夫讲求正音者络绎不绝于门”，由此可见莎彝尊很可能就是任职于广东正音书院的一名有相当地位的教师，其所出《正音咀华》《正音切韵指掌》当是其教习正音的教材，这一点在《正音切韵指掌》序中也有很清楚地表达：“吾粤之学习正音者，以是为规矩准绳。”因此，对莎彝尊著作音系的认定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当时标准音的一个重要参照。《正音咀华》开篇有“十问”一章，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几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何为正音？答曰：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省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由此可见，在莎彝尊所传授的“正音”即当时的标准音，是既非北京话为代表的“北音”，也非南京话为代表的“南音”，而是建立在传统读书音基础上的标准音（叶宝奎 2001）。《正音咀华》的音系与清代北京话的代表《李氏音鉴》（1810）相比，差别主要在于北京话精见组已经腭化，韵母和声调入声已经消失；而与清代南京话的代表《古今中外音韵通例》（1866）相比，南京话主要的特点在于 n-l 不分，in-ing、en-eng 不分（叶宝奎 2001）。这说明《正音咀华》的音系确实反映了是一种非北非南的标准音，正与“十问”一章所言完全吻合。

《言法》与代表正音的《正音咀华》、代表北音的《李氏音鉴》、代表南音的《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相比，《言法》音系与《正音咀华》有更多的相似性：精见组没有腭化，具有入声，可以区分 n-l，in-ing、en-eng。由此可见，《言法》的音系同样是以当时的标准音为基础的。北京音和南京音并不是其注音的语音基础。不过，如前文所述，《言法》的音系也存在精组字混入知照系、将日母字标为零声母、舌尖元音 [i]、[ɿ] 两分、麻韵 3 等韵母主元音为 [a]、有 [ɐ] 元音等粤语的特点。这与马士曼没有真正进入过中国大陆，其主要的汉语老师乔安斯·拉萨（Joannes Lassar）又是一个从澳门旅居塞兰坡的亚美尼亚人有关，所以使其拼音体系带有一定粤语的色彩。

五 结语

在东西方相互接触的历史进程中，明末至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大批天主教士进入中国。据法国当代学者让-彼埃·迪岱（Jean-Pierre Duteuil）统计，从 1552 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进入广东上川岛始，至 1773 年耶稣会解散止，共有 975 位传教士入华。从学习汉语的需要出发，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成为历史的必需。这一时期以罗明坚《葡汉辞典》（1583-1588）、利玛窦《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最有代表性。在天主教士中，拉丁语一直被作为会议和礼拜语言使用着，并且入华的传教士多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据法国学者迪岱（Jean-Pierre Duteuil）统计，有操葡萄牙语者 372 人，西班牙语者 28 人，意大利语者 107 人，法语者 168 人，日耳曼语者 50 人。因此，在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制定的拼音方案中，带有拉丁语及母语的特点。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新教传教士与以往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英语系背景。英国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列出了1867年之前来华的传教团体共有38个,其中有英语系背景的就有20余个。母语背景的转换要求以一套革新后的汉语拼音方案以适应新的需求。在这种大环境下,马士曼改革了以往的拼音方案,建立了自己的拼音体系。这套方案是后期以英语发音为基础的拼音方案成为主流的一个开端。其反映的音系也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标准音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材料。

附注:

- ①《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中送气符号用“‘”表示,并且位置有时放于声母前,有时放于声母后,为方便比较起见,都统一处理成放在声母后用“‘”表示。
- ② ea在《言法》中共出现2次,只用于“者”韵母的标注,“者”其他56次韵母标注为 yea,不排除 ea 是笔误,因此 ea 不列在韵母系统。u 作为韵母单独使用在《言法》中共出现11次,只用于标注“去”的韵母,“去”还有6次韵母标注为 yu。不排除 u 是笔误或受到方言(如厦门话“去”的文读音为 ku)的影响,因此 u 不列在韵母系统。
- ③《中原音韵》中没有“默”字。
- ④“皆”在《言法》中共出现13次,其中12次标注为 kyai, 1次标注为 kai,不排除是笔误。
- ⑤关于寒山部的唇音字,杨耐思、李新魁、王力等都认为无 u 介音,宁继福认为有 u 介音,这里暂从杨耐思等人的意见,不列入比较的范围。
- ⑥据侯精一(1962)考证,这本书初稿作于1837年以前,原名《正音辨微》,分5本,与1837-1843年间刊行过一次,1853年做了修订,分为三卷,又续篇一卷,改名《正音咀华》

参考文献:

- 白宛如 1998《广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修订)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昌仪 1991《赣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陈章太、李行健等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 董同龢 1968《汉语音韵学》,台北:广文书局。
- 冯爱珍 1998《福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侯精一 1962《百年前的广东人学“官话”手册(正音咀华)》,《文字改革》第6期。
- 耿振生 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李思敬 1986《汉语“儿”[ə]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无未 2006《汉语音韵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 1983《中原音韵音系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
- 罗常培、王均 1957《普通语音学纲要》,北京:科学出版社。
- 宁继福 1985《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谭颖慧 2008《〈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唐作藩 1987《音韵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56《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
- 伟烈亚力著 赵康英译 2013《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名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叶宝奎 2001《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薛凤生 1990《〈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杨剑桥 2012《汉语现代音韵学》(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杨耐思 1981《中原音韵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荫棠 1936《中原音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80《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詹伯慧 2004《广东粤方言概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董建交 2007《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邓晓华 1994《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在闽西客话中的演变》，《语言研究》增刊。
- 冯 蒸 2013《桓欢(-on)类韵为近代汉语北方方言普遍特征说》，《语言研究》第4期。
- 蒋冀骋 2003《〈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是周德清方音的反映》，《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
- 蒋希文 1992《湘赣语里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读音》，《语言研究》第1期。
- 刘俊一 1980《试论中古庄知章三组声母的合流过程》，《语言学通讯》第2期。
- 陆志韦 1946《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
- 罗常培 1930《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
- 桑宇红 2008《知庄章组声母在现代南方方言的读音类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孙宜志 2002《江西赣方言中古精庄知章组声母的今读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
- 唐作藩 1991《〈中原音韵〉开合口》，《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为民 2017《从满汉文献对比看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合并的年代》，《吉林大学学报》第4期。
- 杨福绵 1995《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
- 赵学玲 2007《汉语方言影疑母字声母的分合类型》，《语言研究》第4期。
- Jean-Pierre Duteuil 1994 *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suïtes en Chine* , Paris Argument.

【作者简介】李焱，男，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汉语研究。邮箱：emailliyann@163.com。

孟繁杰，女，辽宁抚顺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责任校对：余月】

Abstract : From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re was a branch of the bleaching of the meaning of *zhe* (着) in Chinese, that is, it appeared in the "V+P+NP" construction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preposition of loca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zhe* (着) from verb to preposition is the metaphor of word meaning from space to time, and the dominant factor is the metaphor and analogy of semantic schema.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the function marked by location is mainly endow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jection of location constructions and the analogy of members in position are also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volution of prepositions of location.

Key Words : *zhe* (着) ; preposition ; constructionalization

LI Yan, MENG Fanjie, A Study on the *Pinyin* (拼音) System of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国言法) Published by Joshua Marshman in 1814

Abstract :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is a Chinese research book published by the English missionary Joshua Marshman in 1814, in which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are phoneticized. Unlike previous Pope's *Pinyin* scheme with some features of Portuguese, Italian and French, the *Pinyin* scheme used by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was based on English, which was earlier than the mainstream Thomas Francis Wade program. The phonetic basis of the program was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at that time, but it was also limited by the learning conditions of the author at that time, and it also reflected some Cantonese features.

Key Words :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国言法) ; *pinyin* (拼音) ; modern sound ; Marshman

LI Jiaoling, QIAN Yi, Analysis on the rhyming between Yin rhyme and Ru rhyme in the poetry by poets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Song Dynasty

Abstract : There are some rhyming between Yin rhyme and Ru rhyme in poems of poets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Song dynasty. The article displays 45 rhymes comprehensively, and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on its rhyme basis. There are 16 rhym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韵), reflecting that tail rhyme in Ru rhyme have been weakened or lost. These rhymes declar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merge of Ru rhyme and Yin rhym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oetrie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common language. There are 15 rhymes that correspond with the dialect phenomena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contacts of the Yin rhyme, such as the rhyming between *Zhiwei* (支微) category and *Yumu* (鱼模) category 11、*Gege* (歌戈) category and *Yumu* (鱼模) category 3、*Yumu* (鱼模) category and *Youhou* (尤侯) category 1.

Key Words : Song dynasty ; Jiangsu and Zhejiang ; rhyming system ; Yin rhyme ; Ru rhyme ; dialect sounds

Zhang Aiyun, The areal distributions and regional source of the blending of *Shen-Zhen She* (深臻摄) and *Zeng-Geng She* (曾梗摄)

Abstract : The blending of *Shen-Zhen She* and *Zeng-Geng Sh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its blending type has obvious regional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sorting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find that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was form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regional source of the blending may be central plains dialects, and the unblending type may be derived from Northern Mandarin, which was based on *You-Yan* dialects (幽燕方言) and formed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Key Words : *Shen-Zhen She* (深臻摄) ; *Zeng-Geng She* (曾梗摄) ; blending ; areal distribution ; historical source